

# 許你浮生若夢

絕戀一城，纏綿兩生……

橘子宸



中國出版集團公司 | 全國百佳圖書  
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單位

# 許你浮生若夢

绝恋一城，  
纏卷两生……

橘子宸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  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许你浮生若梦 / 橘子宸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 
2018. 3

ISBN 978-7-5162-1072-7

I . ①许… II . ①橘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038867 号

---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  
图书策划: 谭 军  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  
责任编辑: 翟琰萍 金 伟

---

书 名 / 许你浮生若梦  
作 者 / 橘子宸 著

---

出 版 · 发 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 100069 )  
电 话 / 010-63055259 ( 总编室 ) 010-63057714 ( 发行部 )  
传 真 / 010-63055259  
<http://www.npcpub.com>  
**E-mail:** mzfz@npcpub.com  
经 销 / 新华书店  
开 本 / 16 开 710mm × 1000mm  
印 张 / 20.25 字 数 / 279 千字  
版 本 /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 
印 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
---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072-7  
定 价 / 38.00 元  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---

( 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 )

# 目 录

- 
- 楔 子 / 001
- 第一章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/ 005
- 第二章 心似双丝网 中有千千结 / 058
- 第三章 山边云半遮 咫尺是天涯 / 116
- 第四章 君心似我心 不负相思意 / 183
- 第五章 别来音书绝 离肠千万结 / 240

## 楔子

今天的上海，24℃，微风，还飘着一丝细雨。

清风拂过“秘苑”的招牌，雨丝一点点渗进木头里，终于让这家坐落在繁华市区的老店露出了一点本应属于它的沧桑感。

一个脖子上挂着复古胶片机的年轻女孩站定在店门口。她一手撑着伞，一手拿着张泛黄的老照片对比着门匾。是这里没错了，商住两用的小洋楼，还是红砖砌的，虽然更换了店名，可依稀还看得出八十多年前的模样。店门窄小，一次只能容一人通过。

女孩推门走进去才发现，这个不起眼的店里别有洞天。那木门就像一道时光门，穿过去便回到了20世纪的旧上海。生了苔藓的石板路接着花纹繁复艳丽的毛地毯，一直通向挂满旧照片和贴着旧报纸的红砖墙，一砖一瓦都是奶奶同她描述过的当年模样。

女孩走得很慢，不时端起胸前的相机拍一两张静物。这里的東西老得很有味道，难怪在如今挥金如土的上海滩，在一堆法餐意餐的压榨下，这家老上海本帮菜还能屹立不倒。

一位站在内庭门旁，身穿长衫的老侍者见状迎了上来：“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

女孩放下相机回过头来，像做坏事被抓了个现行，有些歉意：“不好意思

思，没有提前征求同意就拍照了。店主介意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删掉。”

老侍者看清她的容貌后，愣了几秒，忍不住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，又继续定定地看着她，看着看着眼角竟泛起一点泪光。

女孩被他的反应弄得慌了手脚：“老伯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老侍者自知失态，低头用长衣袖拭了拭眼眶：“无事。小姑娘有几分似我一个故人，一时晃了神。请问小姐有没有提前预约？”

“没有。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并不知道这里的规矩。”女孩透过老侍者的肩膀看到店里客人并不多，还有许多桌子是空着的，又问道，“可以行个方便吗？”

老侍者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家主厨有规定，每位客人都需要提前一周预定好时间、人数和菜品。他不接受即时点单。”

“不接受即时点单？这算什么规矩？难道是他能力不足以当场做出客人需要的食物才定下这个规矩？米其林餐厅的大厨都没这么挑客人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老侍者既不能唐突了客人，也不敢妄议老板，两下为难。

“幼稚。”一个低沉慵懒的男声从出餐口传出来。

女孩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只看见一截白皙的手臂端着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鳗香烤肉伸出来。精选的五花烤肉在盘中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上面铺着一层去了皮的鲜嫩鳗鱼，鳗鱼上又淋了一遍浓郁的酱汁。隔着几米远，她都能闻到香味，忍不住赞了一句：“Bravo!”

那手按了一下铃，立刻有侍者上来端走了菜。她的注意力这才回到了说话人身上。

出餐口很小，她只能看到厨师服在里面晃动。这个大厨应该身量极高，因为快到她胸口高度的出餐口，居然只在他的小腹位置。

“这是我们的主厨，也是店主，程慕生，程老板。”老侍者见她兀自打量，很善解人意地向她介绍道。

“好的菜肴值得等待，我不做给不懂菜的人吃。”程慕生在里面酷酷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呵。那你走运了。”她从包里摸出名片夹，抽出一张名片，那张名片快而准地飞进了出餐口。

程慕生稳稳接住，看了起来。简约的白色名片，用手仔细摸才可以感

受到角落上印着凹凸的银色梅花烙印，正中书写着兰亭字体的“林静芸”三个大字，下面是她的头衔：法国《Fresh》杂志美食专栏资深作家/美食家。

“呵。”林静芸听见淡淡一声笑，从鼻子里发出来的，绝非善意的一种笑。

“其他餐厅都是花钱请我去试菜，就是为了我在专栏里给他们写一个好字。我专栏里的一篇文章，可以让你餐厅每道菜的单价后面马上加一个零。这难道不是你的幸运？”林静芸本不是如此张狂之人，但她是遇礼则礼，遇恶则恶。显然出餐口里面那个人是属“狂”的。

“我看起来很缺钱吗？”程老板把名片丢在出餐台上，手指还在名片上无意识地点了点，手指上残留的油渍立即在材质上佳的名片上洒了开去。

一句话把林静芸给噎住了，很显然，这个男人既看不起钱，也看不起她的职业。她终究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，端起的架子一下就被打散了，露出娇憨的一面：“我生在法国长在法国，为了一笼生煎包才回到这片土地。你真的忍心让我这样无功而返？”

“生煎包？”身边的老侍者看她的目光又多了几分特别。秘苑的前身便是一家卖生煎包的百年老店，原老板年纪大了，孩子又不愿意接手老店，就将老店和手艺一同卖给了程慕生，这才有了今天的秘苑。直到现在，那道生煎包还是店菜之一。

“为什么是生煎包？”程慕生也追问道。

上钩了。林静芸一个转身，藏起了狡黠的笑容。

她走向餐厅正中的那张三人合照，照片中有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孩，女孩身边一左一右分别站着两个气质迥然但同样出众的男孩。由于年代久远，照片有些失真和模糊，但看得出主人十分爱惜这张照片，用厚厚的玻璃镜框将它裱了起来。镜框上映出林静芸窈窕的身影，和照片中的女孩堪堪重合在一起。

照片下的台几上，摆着一个破旧的摩托帽和一盏被打坏的小酒壶。似乎每一件旧物都藏着一个不能与人言说的故事。林静芸的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它们，像触碰到了一段历史。

“你想听我的故事吗？”林静芸问，见程慕生并没有即刻回答，她又问道，“我的故事换你一顿无须预定的免费午餐，可否？”

程慕生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考虑她的提议。老侍者露出焦急的样子，

恨不得替他应了。程慕生看了一眼长衫老侍者，这才下定决心：“希望你的故事值得回票价。”

林静芸的嘴角挽起一丝骄傲的笑容，根本不见刚才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程慕生这才惊觉上了女孩的当，可女孩没给他反悔的机会，食指指向那张旧照。

餐厅里古老的座钟开始逆时针旋转，周遭的一切似乎未变，一切又似乎都在瞬间变了模样，苍老化为生机，古旧变为摩登，灰尘化为乌有，寂静变为喧哗，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……

林静芸的脚踏入了照片里的场景，可以看到画面里地上的积水反射出上海滩绚烂的建筑和霓虹灯，一辆汽车划过路面，林静芸顺着汽车开去的方向放眼看去，到处都是繁华的上海滩景象，有摩登美女，有卖烟小贩，有飞驰的黄包车，有灯红酒绿的美高美歌舞厅……

林静芸兴奋地走进美高美。

美高美的舞池里是穿着各式华服的舞者，舞台中央站着一位烫着梨花卷、神情魅惑的女歌手，在乐队的配合下，正在唱着《夜来香》。林静芸兴奋地滑入舞池，与穿着燕尾服的俊秀青年畅快对舞一番，最后一个音节结束在舞池边缘。她穿过舞池，走向舞台后方，从小门穿了出去。

小门后是一条寂静的小街道，面前是一家生煎铺，店门是关着的。林静芸还在奇怪，突然就看到有人从生煎铺里撞破门板，摔了出来，居然是黑帮在火拼。林静芸吓得回身想跑，刚一回身，就见一个黑衣人正举枪对准自己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林静芸惊恐极了，那个黑衣人扣动扳机，开枪……



## 第一章

#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

### 1.

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段天婴一下子惊醒过来，刚才的梦实在太可怕了。她脑子一时还是木木的，感觉周遭的一切好像都很陌生，直到耳边传来京剧唱念做打的声音，她才从梦境中彻底抽离出来。一瞬间，鸟鸣阵阵，肌肤触到温热的阳光，刚刚还黑白的景致都鲜活了起来。

这间屋子不大，但胜在干净整洁。房间窗台上摆满绿植和小玩意，她的胳膊底下枕的是一本电影杂志，翻开的页面上正好在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黑帮爱情电影。盯着电影海报上穿着红色旗袍的艳丽女子和正指着她的黝黑枪口，段天婴晃了晃头，想必是因为看了这海报，才会做那样的梦。

睡个午觉差点误了大事！段天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赶紧蹑手蹑脚走出房间，向下面探望。

雨后的练功场内，花草碧绿青翠，一派生气。

段天婴以大花盆中的花草作掩护，躲在后头偷看着爹爹的背影，那双澄净的眸子在斑驳的阳光下透出几分古灵精怪。熟悉她的师兄弟们如果看

到她这副模样，肯定知道，这鬼丫头又有坏主意了。

戏班的师兄弟们正在练习戏曲的基本功。戏班班主九岁红，也就是她爹，端坐在练功场正中间的躺椅上微微闭目，用耳朵监督着徒弟们练功。他的嘴里念念有词，似乎在脑海中预演着一场精彩的大戏。

小伙子们个个精壮健硕，唱武生时，一招一式间透出十足的阳刚之气。当曲调一变，只需一个转身，同样一批小伙子便即刻扮起旦角，端起云手，用小嗓拉出那水磨一般的唱腔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这便是十年方可磨一剑的京剧基本功。

别的戏班子，一人一辈子唱好一个角色便算成功。九岁红的班子却不一样，需要生旦净末丑，样样都拿得出手才有登台的机会。

段天婴从大花盆后贼兮兮地露出头，对师兄弟们做了个嘘的手势。她脖子上挂着的星星吊坠从衣领中滑出来，净度极高的宝石在阳光下流光溢彩。虽然她不施粉黛，甚至有点不修边幅，却明眸皓齿，柔美灵动，宛如一朵初放的粉色蔷薇。段天婴有着天生的雪白肌肤和一头柔软乌黑的长发，为了方便练功，她喜欢将长发编成一股乌油油的粗辫垂到腰间。爹爹每回要罚她时，总是一抓一个准。

九岁红注意到徒弟们心不在焉，似乎在看什么，突然扭头。正往大门口溜的段天婴仿佛后背长眼，机敏地一个闪身藏在柱子后，刚好躲过爹的视线。

师兄弟们赶紧替她打掩护，分散九岁红的注意力：“师父，我们错了，不该不好好练功，下次不敢了。”

一人一嘴，闹得九岁红心烦。他回过头，持棍挨个敲他们的头：“要死了，一个一个说。你们还想有下次？如果这就是登台演出，谁会给你们犯错的机会？今天是我们戏班在上海滩的第一次亮相，谁也不能出错！”

趁爹爹说话，段天婴蹑手蹑脚溜到了大门边。

“你们还当这儿是咱们通州呢？这是大上海！这里的戏迷什么样的名角儿没见过，什么样的好戏没听过？不使出压箱底的绝活，拿住他们的心，我们戏班在上海滩怎么站得住脚跟？到时候，你们全给我喝西北风去……”

在爹爹十年如一日的训话中，段天婴已经出了大门，悄悄把门掩好。

来到上海大半个月，天婴一直都被关在戏班里不准出门。为了今天能

上街，她已经谋划了好长时间。今天趁着午休时间装病，向爹爹告假。一直到卯时都是戏班的练功时间，雷打不动，这也就意味着她有整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在外“体验生活”。

天婴正乐滋滋地想着是先去泰安茶楼听一出评戏，还是先去大名鼎鼎的家继生煎铺要一笼生煎包。突然，一个人从身后钳住了她，力气很大。看挣脱不了，她开始求饶服软：“爹，哦不，师父，天婴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！”

趁身后那人松劲，天婴发起奇袭，想趁机脱身。没想到那人早有防备，和天婴拆招，三招两式间，两人打平，僵持不下。

天婴这才看清对方的脸，松了口气：“哥，原来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”

站在她身后的是一位眉眼如画的男人。因常年唱青衣的缘故，他眼似秋水，顾盼流光，竟有雌雄莫辨的美丽，正是她的哥哥段天赐。

段天赐点了点妹妹的鼻头：“幸亏是我，要是被爹抓到，还不打折你的腿？”

“没被爹打死，先被你吓死了。跟在我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，看来轻功又有长进啊。”

妹妹的表扬让段天赐很受用：“我虽唱戏天分不如你，但有两样功夫到家，第一眼神了得，第二轻功了得。这么多年你还不服输？”

天婴露出不屑的表情：“你的轻功厉害，我的身手也不弱。要不是因为你是男儿身，咱俩不一定谁赢谁呢。”

段天赐是知道自己这个妹妹的，永远不服输不低头。从小到大，为了这性子也不知道挨了爹多少顿打：“好了好了，趁爹没发现，赶紧跟我回去练功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不然你少不得又得脱层皮。”

“我才不！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脱层皮我也认了。哥，你给评评理，咱们戏班来上海也有大半个月了吧？这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，天天除了练功就是练功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出过家门，闷都快闷死了，戏班的饭又难吃得要命，上海滩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在等着我呢。哥，你是不是也想挨个尝尝呢？比如闻名天下的家继生煎……”

“我可不像你那么馋。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段天赐到底还是心软了，“那你答应我，吃完生煎速速就回。”

段天婴和段天赐拉钩：“我答应你！这世界上，只有哥哥对我最好。”

段天婴灌迷魂汤的本事，在全通州她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，段天赐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段天婴主动牵起段天赐的手，向街上跑去。

机场跑道边，搭建了个遮阳棚，里面安置了几把藤椅和一张八仙桌，桌上全是鲜嫩欲滴的时令水果和各色中式点心。

林启凯端坐在椅子上，现场明明再没有别人，他却仍坐得笔直，仿佛一名等待检阅的军人。他穿着深棕色的小马甲、白色衬衣，胸口的口袋里塞着一方黑色的丝绸手帕。

他抬手看了一眼腕表，这块价值不菲的 Vacheron Constantin 腕表还是他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商业司一科科长时，父亲送给他的上任礼物。现在时针已经指向了两点一刻。这帮约好两点一起到机场给许星程接风的人，一个都还没有来，真是群不靠谱的人。

## 2.

希尔顿会所的室外大泳池边，很多服务员在忙碌，有人在布置自助冷餐，有人在调酒台做着准备，还有人在拉着一台钢琴到演出表演区，看上去像是在筹备一场盛大舞会。

“少当家，您和林少爷、洪小姐约好的时间快到了，您看是不是该准备出发了？”一位管家模样的老仆站在泳池边毕恭毕敬地提醒着。

池面上风平浪静，水面湛蓝清澈，看不到人的踪影。

两分钟后，有个男人破水而出，长出一口水，捋了一把额前湿答答的碎发，头一摇水珠四散开去：“老蒋，这次有多久？”

“十一分钟了，少爷。”老管家看了眼墙上的时钟，恭敬答道。

男人拍打了一下水面，有些懊恼：“许星程说他那里的洋人同学，最长可以憋气十三分四十秒。我还是差了一点。”

“已经很好了。”老蒋还是那副温顺的模样。

男人游到池边，撑了一下池沿一跃而起。他体魄健壮，肤色健康，小腹上线条优美的腹肌和若隐若现的人鱼线从水面下显现出来。一名侍者马

上过来给他披上大浴巾，另一名侍者为他递上了一支雪茄。

一个经理模样的人见状赶紧凑上来，一脸谄媚地开始汇报：“少当家，这次场地费、订餐费和乐师的花销是一千大洋，您看……”经理见少当家罗浮生皱了眉头，又赶紧补充道，“贵是贵了些。因为按您的吩咐，准备的都是最好的。”

罗浮生吸了一口雪茄，眉头渐渐展开。经理提着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：“您看这回是记在洪帮的公账上还是单笔支付？”

“单笔。私人开销，不必惊动洪爷。”罗浮生摆摆手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颇有威慑力，语气中的疏离和淡漠也是不加掩饰的。

“是是是。”经理如蒙大赦，赶紧带人走开。

此时，一个手下过来在他耳边小声说道：“有帮人不听劝阻，非要进来，说今天这个地方他们包场了。”

罗浮生顺着手下所指方向，看到一个大胖子带着一帮小弟走到他身边。他也不起身，反而顺着泳池边的躺椅躺了下去，就这样斜睨着来人。

那胖子看着罗浮生，抱拳道：“少当家，今晚是我青帮钱老大八姨太的生辰，八姨太指名要在这家会所办。少当家可否给钱爷一个面子？”

对方抬出钱阔海这尊大佛，罗浮生不得不起身，向胖子拱手说道：“胖三爷，这地儿我早在一周前就订了为许二接风，这会场都布置好了，不如请八姨太移步去我美高美庆贺生辰，如何？”

胖子心知许二是指时任内阁军政部部长许瑞安的二子，是罗浮生的拜把子兄弟。可说白了，这俩都是小一辈的，没理由让长辈给小辈腾地儿，何况还是美高美那种上不了台面的歌舞厅。

“罗浮生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太太的生辰能去那种下三烂的地方？你骂谁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地儿，我要定了！”

下三烂三个字一出，罗浮生眼角一挑，露出一丝寒意：“哦？我怎么听闻八姨太从前做舞女的地方，台面还不如美高美一半大？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一把小刀就向他迎面飞来。

罗浮生把雪茄往空中用力一弹，身子不动，头往旁边一偏，手指已经夹住那柄小刀：“这个武器粗是粗了点，还算称手。”他眼神一定，横着冲向胖子，就像一头狼盯上了猎物。一路上阻拦他的人都没躲过他手中的利

刃，噗噗几声，胖子身边的小弟已经被打倒在地，哀号一片。

他打架向来干净利索，快得让人看不清他何时出手。街头混出来的人都明白，打架时花架子好看却没用，最快解决对手才是王道。

眨眼工夫，罗浮生就已经来到胖子面前。胖子四处看去，小弟们东倒西歪，痛苦地在地上打滚。再看向罗浮生，见他手一伸，胖子马上捂头蹲下。罗浮生并没有打他，而是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雪茄，抽了一口：“胖三爷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”

胖子心中暗恨，却不得不服软：“就按少当家说的办！”

罗浮生坏笑一声，起身看了眼墙上的时钟：“呀！迟到了。”

家继生煎铺前，挂着“生煎限量供应”的牌子。外卖窗口前，顾客们排起长龙。段天婴和段天赐就排在队伍的中间。

突然，一高一胖两个警察来到生煎铺前，也不排队，大摇大摆地撞开排队的人群，径自走到外卖窗口。旁边的人指指点点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

“一斤生煎！快点快点！”警察挥舞着警棍敲打着台面。

老板忙不迭递上生煎。两个警察从露面到离开前后不到两分钟，而且一分钱也没付。天婴见状想冲上去理论，被段天赐拉了回来：“天婴，别乱来！他们是警察。”

“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更要遵纪守法，怎么能欺压百姓？”

段天赐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说道：“现如今上海滩的警察局归军政部管辖，军政部的许部长又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，所以在这上海滩，警察才敢横行霸道，谁见了都得绕着走。你啊，还是乖乖等着你的生煎吧，莫为爹爹生事。”

天婴心知哥哥说的没错，嘟着嘴，却不再抱怨。队伍重新排起来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她期盼的眼神直直地盯着大锅里越来越少的生煎包，生怕自己买不到。

“姑娘，算你运气好，最后一笼了。”老板往纸袋里装最后六个生煎。

排在她身后的顾客唉声叹气，天婴则欣喜万分，四面抱拳，犹如打擂成功：“承让承让。”

老板打包好，正要放在她手中，突然，不远处传来大马力的摩托轰鸣声。

老板的动作顿住，把眼见要放到天婴手中的生煎包又拿了回去，看着走进来的人，脸上堆起了笑容：“少当家，您来得正好，最后一笼了。”

罗浮生直奔天婴的方向大步流星地走过来。天婴一个闪身躲开，他顺势接过老板手中最后一份生煎，完全当她不存在，二话不说扭头就要驾车离去。

天婴这才反应过来，上前一把拉住罗浮生，把装生煎的袋子抢回自己手里：“我辛辛苦苦排了半天，你凭什么插队？这是我的！”

在场的人脸色全变了。老板战战兢兢地叫住她：“姑娘，这笼包子是为少当家准备的。”

“你莫扯谎。你刚刚还说我运气好买到最后一笼！”到手的美食就这么飞了，天婴哪里听得进老板的话？

家继生煎铺原先承过罗浮生的恩情，他又极爱吃生煎，所以只要他来，店里随时都会给他备一笼。本不值多少钱的东西，罗少爷还是坚持每个月预支一笔钱押在店里，这样随时来拿包子就不用再付钱。今日他来迟了些，老板以为他不会来了，这才准备把最后一笼生煎卖给天婴，但说到底还未收她钱，也不算卖了。

可刚刚经过恶警之事，天婴哪会信这些，只把罗浮生也当作欺凌百姓的恶霸，嗤之以鼻：“白瞎了一张好看的脸，却选择不做人，做畜生。”

罗浮生觉得不可思议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缓缓扭过头，把风镜放在头盔上，俯视着这个不知深浅的姑娘，她脖子上的星星吊坠在阳光下格外刺眼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的语气不善。

全场都听出了危险，她却听不出来：“我说你是……”

天婴话未说完，就被哥哥捂住了嘴：“天婴，别闹！把包子还给人家。”

“我不……”段天婴支吾着，想要挣脱哥哥的手。

罗浮生可没时间听他们吵架，直接伸手去抓装生煎的袋子，天婴却灵巧闪过，让他扑了个空。罗浮生觉得有趣：“没看出来，还有两下子。平日要让也就让给你了，可今儿是给我哥们儿买的，他久未归国，就好这一口。姑娘，得罪了。”

他下车继续上前抢，天婴施展戏班功夫，左翻右绕想突围出去。罗浮

生也是眼疾手快，长腿一伸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段天赐从旁人的反应里意识到这个少当家的不寻常，赶紧阻止妹妹的胡闹，从天婴手里把袋子抢过来递还给罗浮生。

“多谢。”罗浮生把油纸包塞进摩托车的皮兜里，准备驾车离开。

天婴失望地瞪了一眼段天赐，挣脱开他，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，不想被罗浮生的摩托尾气熏了个正着。她一急，跳上一辆行进中的黄包车，在一辆辆黄包车上闪转腾挪，瞬间追上了罗浮生的摩托车，纵身一跃骑在了摩托车后座上，伸手就要掏他皮兜里的生煎。

罗浮生回头一看，刚刚那小姑娘居然坐在后座，觉得这姑娘好胜心还真是和他有一拼。他嘴角一扬，踩了一脚油门，天婴差一点被甩落，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搂住罗浮生的腰。罗浮生脸上的坏笑更甚，又轰了一脚油门，见她差不多被治得没了脾气，这才把车停住，拍了拍紧抱着自己的手，故意挑衅道：“抱够了没？”

天婴迅速松手，刚要反击，突然一阵恶心，她迅速跳下车，扶着一棵树吐了起来。

罗浮生不惯欺负女人，看到这种情形，于心不忍，从兜里掏出一方格子手帕递给她，却被天婴一把拍落在污秽中。罗浮生何时是热脸贴冷屁股的人？他没有再看她，冷哼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
灰头土脸的天婴气不过，抄起脚下一块尖石子，使出全身力气像掷飞镖一样掷向罗浮生。尖石子精准无比地打在摩托后轮胎上。

罗浮生感到车身一晃，回头看她一眼，轻蔑地一笑，开车远去。

### 3.

林启凯听到汽车喇叭声时，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已经从东面驶进了飞机场。车速极快，即使看到人也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，径直朝他冲了过来。林启凯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。车子一直开到他面前，才一个甩尾急刹，在离他几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副驾驶车门一开，一个看上去精瘦单薄的男人先从车里下来，是罗浮生的小跟班罗诚。罗诚脸都白了，极力隐忍着不适，去给主驾位上的人开门。



林启凯以为开车的是洪澜。洪澜一身马裤马靴，大红色的短皮衣在猎猎风中显得英姿飒爽，张扬而美丽。真不愧是洪爷的女儿，林启凯目中流露出欣赏之意。

洪澜取下皮手套扬了扬，算是和林启凯打招呼：“林大哥，我车开得如何？”

“澜澜买新车了？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？”林启凯招呼她过来说话，随手还剥了一颗滚圆的荔枝递给她。这丫头从小就爱吃荔枝。

“今天呀，”洪澜接过荔枝肉，“司机带着我在家门口的静北巷绕了一圈学挂挡，然后我就自己开到机场来了。”

林启凯总算明白罗诚这一脸苦相是怎么来的了，洪澜怕是把汽车当作了飞机来开：“胡闹！你这半吊子水平上路，还开这么快，不是撞死别人就是撞死自己。我一定会告诉洪爷，让他没收了你这新车。”

罗诚递给他一个感激的眼神，言下之意是终于有人能仗义执言说句真话了。林启凯平时是温润君子，但若是板起面孔，也是有几分威严的，像他父亲，不然年纪轻轻在商业司当科长也是镇不住的，但洪澜却完全不怕他。

“我爹才不会呢。”洪澜撇了撇嘴。

洪澜是洪正葆的独女，对她宠溺骄纵，百依百顺。林启凯还想再嘱咐她几句，要她注意安全，不过马上被洪澜打断：“难怪浮生哥喜欢叫你林先生，你比学堂里的老先生还啰唆！对了，浮生哥呢？”

“他还没来。我还以为他会跟你一道来呢。”

“他派罗诚先来接我，说是要给许二准备个什么惊喜。”洪澜的表情很不屑，她与许星程之间虽有婚约，但两人一直不对付。林启凯看在眼里，倒也不点破。

“这也难怪。他们俩从小感情就好，浮生费心了。”

两人说话间，飞机的轰鸣声在头顶响起，带起一阵大风，迷了洪澜的眼。林启凯细心地将她推到身后，高出她一个头的宽阔肩膀给了她一个避风港。

飞机展开起落架，在地面滑行。同时，罗浮生的摩托车也进入跑道，与飞机平行前进。透过玻璃窗，罗浮生看见许星程，两人相互点头致意。罗浮生加速，赶在飞机停稳前开到了凉棚边。